

慧琳《一切經音義》與《切韻》研究

姚永銘

浙江大學中文系

呂叔湘先生指出：「《切韻》音系代表一個地方一個時期的方言還是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範圍內的綜合……是語音史上帶關鍵性的問題。」¹張琨先生也說：「正確地瞭解切韻這部韻書的性質，以及給它的音韻類別以恰切的解釋，是研究漢語歷史音韻最基本的兩個工作。」²確實，在中古音系的研究中，《切韻》音系的性質問題一直是一個熱點問題，圍繞著《切韻》到底是單一音系還是綜合音系，學術界長期以來進行了爭論，但至今未取得一致意見。在新的材料大量發現以前，《切韻》的性質問題恐怕還難以取得一致。唐釋慧琳撰作《一切經音義》（以下簡稱《慧琳音義》）廣注大量佛經，語音資料十分豐富，時代雖晚於《切韻》，但這並不意味著《慧琳音義》對《切韻》研究毫無意義。我們認為，《慧琳音義》對《切韻》的研究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作用。

（一）有助於搞清《切韻》異切的性質

《切韻》及其以後的《廣韻》、《集韻》有大量的反切異讀，一字數切是非常常見的現象。這些異切到底反映了甚麼樣的語音現象，僅憑《切韻》或《廣韻》、《集韻》本身是無法回答的。我們可以通過《慧琳音義》的有關材料解決其中的一部分問題。根據我們的考察，《廣韻》、《集韻》的異切至少包含以下幾種情況：

1. 不同的方言

這是最常見的情況，《廣韻》、《集韻》的異切往往代表了不同的方音。

復 《廣韻·宥韻》「扶富切」，又《屋韻》「房六切」。考《慧琳音義》卷27「無復」條：「下吳音扶救反，秦音馮目反。」「扶救反」與「扶富切」相當，「馮目反」與「房六切」相當，而據《慧琳音義》，一為「吳音」，一為「秦音」，說明《廣韻》兼收秦音和吳音。

打 《廣韻·梗韻》「德冷切」，又《迴韻》「都挺切」。考《慧琳音義》卷3「捶打」條：「下德梗反……江外音丁挺反。」又卷8「槌打」條：「下德耿反……陸法言云都挺反，吳

1 呂叔湘《漢語研究工作者的當前任務》，《呂叔湘語文論集》第27頁，商務印書館1983年。

2 張琨著，張賢豹譯《漢語音韻史論文集》第1頁，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

音，今不取也。」又卷11「槌打」條：「下德冷反……今江外吳地現音為頂，今不取。」又卷12「打治」條：「打，吳音為頂，今不取，《集訓》音德冷反。」又卷27「捶打」條：「下吳音頂，又都挺反，今取秦音得耿反。」「德冷切」與「德梗反」、「德梗反」、「德冷反」相當，「都挺切」與「丁挺反」、「都挺反」、「頂」音相當，而據《慧琳音義》，一為「吳音」，一為「秦音」，說明《廣韻》兼收秦音和吳音。

髀 《廣韻·齊韻》「傍禮切」，又《紙韻》「並弭切」。考《慧琳音義》卷9「兩髀」條：「古文作𦍋，同蒲米反。《說文》：『股外也。』北人行此音。又方爾反，江南行此音。」又卷26「以柱髀」條：「蒲米反，北人用此音；又必爾反，江南行此音。」又卷59「捺髀」條：「古文𦍋，同蒲米反……北人行此音；又音方爾反，江南行此音。」又卷70「髀髀」條：「下古文𦍋，同蒲米反……北人用此音；又方爾反，江南行此音。」又卷72「髀骨」條：「今作髀，同蒲米反……江南音必爾反。」「傍禮切」與「蒲米反」相當，「并弭切」與「方爾反」、「必爾反」相當，而據《慧琳音義》，一為「北音」，一為「江南音」，說明《廣韻》兼收南北音。

觜 《廣韻·支韻》「即移切」，又《紙韻》「即委反」。考《慧琳音義》卷17「觜星」條：「子移反，吳音；醉唯反，秦音也。」「即移切」與「子移反」相當，「即委反」與「醉唯反」相當，而據《慧琳音義》，一為「吳音」，一為「秦音」，說明《廣韻》兼收秦音和吳音。

𧈧 《集韻·巧韻》「五巧切」，又「下巧切」。考《慧琳音義》卷42「狗𧈧」條：「又作𧈧，同五狡反，中國音也；又下狡反，淮南音也。」又卷49「貪𧈧」條：「五狡反，中國音也；又下狡反，江南音也。」又卷71「𧈧足」條：「又作𧈧，同五狡反……關中行此音；又下狡反，江南行此音也。」「五巧切」與「五狡反」相當，「下巧切」與「下狡反」相當，而據《慧琳音義》，一為「中國音」（或關中音），一為「江南音」（或淮南音），說明《集韻》兼收中國音（關中音）和江南音（淮南音）。

揣 《廣韻·紙韻》「初委反」，又《果韻》「丁果切」。考《慧琳音義》卷59「搏食」條：「《律》文作揣……音都果反，北人行此音；又初委反，江南行此音。」又卷70「揣觸」條：「初委反……江南行此音；又音都果反，……北人行此音。」又卷72「搏食」條：「《論》文作揣，音初委反……江南行此音；又都果反，……關中行此音。」「丁果切」與「都果反」相當，而據《慧琳音義》，一為「北音」（關中音），一為「江南音」，說明《廣韻》兼收南北音。

曬 《集韻·卦韻》「所賣切」，又《真韻》「所寄切」。考《慧琳音義》卷59「中曬」條：「郭璞音霜智反，北土行此音；又所隘反，江南行此音。」「所賣切」與「所隘反」相當，「所寄切」與「霜智反」相當，而據《慧琳音義》，一為「北土音」，一為「江南音」，說明《集韻》兼收南北音。

螫 《廣韻·昔韻》「施隻切」，《集韻·昔韻》「施隻切」，又《鐸韻》「黑各切」。考《慧琳音義》卷9「毒螫」條、卷59「蛇螫」條並云：「式亦反。《字林》：『蟲行毒也。』關西行此

音，又呼各反，山東行此音。」又卷25「蜂螫」條：「一音尸赤反，是關西音也；又音呼各反，山東音也。」又卷48「蛆螫」條：「下舒亦反，關西行此音；又呼各反，山東行此音。」又卷72「所螫」條：「書亦反……關西行此音；又呼各反，山東行此音。」「施隻切」與「式亦反」、「尸赤反」、「舒亦反」、「書亦反」相當，「黑各切」與「呼各反」相當，而據《慧琳音義》，一為「關西音」，一為「山東音」，說明《集韻》兼收關西、山東音。

銚 《廣韻·宵韻》「餘昭切」，又《嘯韻》「徒弔切」。考《慧琳音義》卷59「須銚」條：「古文鏹，同餘招反……山東行此音；又徒弔反，今江南行此音。」「餘昭切」與「餘招反」相當，而據《慧琳音義》，一為「山東音」，一為「江南音」，說明《廣韻》兼收山東、江南音。

2. 正音與方音

厭 《廣韻·葉韻》「於葉切」，又《琰韻》「於琰切」。考《慧琳音義》卷17「厭人」條、卷59「厭禱」條：「於冉反……山東音於葉反。」「於葉切」與「於葉反」相當，「於琰切」與「於冉反」相當，而據《慧琳音義》，一為正音，一為方音，說明《廣韻》兼收正音與方音。

𪗇 《廣韻·覺韻》「苦角切」，又《屋韻》「空谷切」。考《慧琳音義》卷26「卵𪗇」條：「口角反，𪗇字同，吳會之間音口木反。」又卷73「𪗇出」條：「口角反，吳會間音哭。」「苦角切」與「口角反」相當，「空谷切」與「口木反」、「哭」音相當，而據《慧琳音義》，一為正音，一為方音，說明《廣韻》兼收正音與方音。

銜 《廣韻·戈韻》「昨禾切」，又《過韻》「麤卧切」。考《慧琳音義》卷79「鎬鎬」條：「銜音才戈反……蜀人名銜倉卧反。」「昨禾切」相當於「才戈反」，「麤卧切」相當於「倉卧反」，而據《慧琳音義》，一為正音，一為方音，說明《廣韻》兼收正音與方音。

𪗇 《廣韻·翰韻》「侯吁切」，又《寒韻》「許干切」。考《慧琳音義》卷58「𪗇睡」條、卷59「𪗇睡」條、卷74「𪗇聲」條：「下旦反……《字苑》呼干反，江南行此音。」「侯吁切」與「下旦反」相當，「許干切」與「呼干反」相當，而據《慧琳音義》，一為正音，一為方音，說明《廣韻》兼收正音與方音。

3. 正音與俗音

如果拿《慧琳音義》與《廣韻》、《集韻》相對照，就不難發現，《廣韻》、《集韻》中也收了一部分俗音。

鎧 《廣韻·泰韻》「苦蓋切」，又《海韻》「苦亥切」。考《慧琳音義》卷1「攬鎧」條：「下開蓋反……今通俗以上聲音之為苦改反。」「苦蓋切」與「開蓋反」相當，「苦亥切」與「苦改反」相當，而據《慧琳音義》，一為正音，一為「通俗」音，說明《廣韻》兼收正音和俗音。

虹 《廣韻·東韻》「戶公切」，又《絳韻》「古巷切」。考《慧琳音義》卷12「天弓」條：「或名帝弓，即虹蜺也，俗呼虹字為降音，《詩》云蟒蜺，皆一也。」又卷17「日虹」

條：「胡公反，江東音絳。」又卷「虹電」條，古文犴，同胡公反，俗音絳。」「戶公切」與「胡公反」相當，「古巷切」與「絳」、「降」音同，而據《慧琳音義》，一為正音，一為俗音，說明《廣韻》兼收正音和俗音。

掠 《廣韻·漾韻》「力讓切」，又《藥韻》「離灼切」。考《慧琳音義》卷29「侵掠」條：「下力尚反，又音略。《字書》云：『拷擊也。』《考聲》元：『強取也。』《蒼頡篇》：『撈也，笞也。』或從刀作刺，訓釋並同上。準音義，時俗並音略。」「力讓切」與「力尚反」相當，「離灼切」與「略」音相當，而據《慧琳音義》，一為正音，一為俗音，說明《廣韻》兼收正音和俗音。

塊 《廣韻·隊韻》「苦對切」，《集韻·隊韻》「苦會切」，《怪韻》又音「苦怪切」。考《慧琳音義》卷26「拾取土塊」條：「苦壞反，又音苦內反，今順俗取前音也。」「苦對切」、「苦會切」相當於「苦內反」，「苦怪切」相當於「苦壞反」，而據《慧琳音義》，一為正音，一為俗音，說明《集韻》兼收正音和俗音。

跽 《廣韻·箇韻》「丁佐切」，又《泰韻》「當蓋切」。考《慧琳音義》卷57「跽地」條：「多箇反。江南俗音帶，謂倒地也。」「丁佐切」相當於「多箇反」，「當蓋切」相當於「帶」音，而據《慧琳音義》，一為正音，一為方俗音，說明《廣韻》兼收正音和方俗音。

掙 《廣韻·侯韻》「薄侯切」，又《宵韻》「薄交切」。考《慧琳音義》卷77「掙地」條：「上蒲侯反……今俗音呼為庖。」「薄侯切」相當於「蒲侯反」，「薄交切」相當於「庖」音，而據《慧琳音義》，一為正音，一為方俗音，說明《廣韻》兼收正音和俗音。

胞 《廣韻·肴韻》「布交切」，又「匹交切」。考《慧琳音義》卷2「胞胎」條：「上補交反……俗音普包反，非也。」又卷6「胞胎」條：「上巴交反……相傳音為普包反，非也。」「布交切」與「補交反」相當，「匹交切」與「普包反」相當，而據《慧琳音義》，一為正音，一為俗音，說明《廣韻》兼收正音和俗音。

4.本音和借音

索 《廣韻·鐸韻》「蘇各切」，又《麥韻》「山賁切」。考《慧琳音義》卷18「以索亡珠」條：「所革反……借音字也，本音桑洛反。」「蘇各切」與「桑洛反」相當，「山賁切」與「所革反」相當，而據《慧琳音義》，一為本音，一為借音，說明《廣韻》兼收本音和借音。「索」字從糸，本義為繩索，本音為「桑洛反」；後假借為尋找義，借音為「所革反」。

畫 《廣韻·卦韻》「胡卦切」，又《麥韻》「胡麥切」。考《慧琳音義》卷100「畫碌」條：「上華罵反。借音用也，本音獲。」據此，則「畫」有去、入兩種讀法，本音為入聲，借音為去聲。

灑 《廣韻·馬韻》「砂下切」，又《蟹韻》「所蟹切」。考《慧琳音義》卷35「灑灑」條：「下沙賈反。案：灑者，以物霑水散灑也，借音用，本音所賈反，今不用此音。」「砂下切」與「沙賈反」相當，「所蟹切」與「所賈反」相當，前者為借音，後者為本音。

(二) 可以印證《切韻》的注音

《慧琳音義》對於印證《切韻》音系的注音也很有好處。李榮先生曾作《〈切韻〉與方言》一文，認為有的字《切韻》雖然跟現代方言不符，《切韻》還是對的。³ 例如《切韻》「瑟、蝨」兩字同音，而某些方言讀音不同，不能據此說《切韻》就錯了。這個意見是正確的。考《慧琳音義》卷25「簫瑟」條：「瑟音蝨。」說明至唐代兩字尚同音。又如「統」字，《切韻》讀去聲，而現代方言有讀作上聲的，但是不能因此就說《切韻》錯了。這個意見無疑也是正確的。考《慧琳音義》卷6「統攝」條：「上他貢反。」又卷21「統理」條：「統，他宋反。」均讀去聲。「欸」字，《唐韻》去聲代韻：「欸，欸瘕」，苦概切；《王韻》「苦愛切」，音同；《廣韻》苦蓋切。李榮先生認為「蓋」字誤。考《慧琳音義》卷84「譬欸」條：「下開蓋反。」音與「苦蓋切」正同，足證《廣韻》「蓋」字不誤。可以說，《慧琳音義》，雖然與《切韻》音系不完全一致，但在某些讀音上仍可起到印證的作用。

(三) 有助於對《切韻》音系影響的研究

學術界普遍存在著這樣的觀點：《慧琳音義》注音取自《韻英》等秦音系韻書，而排斥《切韻》。確實，《慧琳音義》多次明確表示某某音是「吳音，今所不取」，例如：卷3「捶打」條：「下德梗反……江外音丁挺反。」又卷8「槌打」條：「下德耿反……陸法言云都挺反，吳音，今不取也。」又卷11「槌打」條：「下德冷反……今江外吳地現音為頂，今不取。」又卷12「打治」條：「打，吳音為頂，今不取，《集訓》音德冷反。」又卷27「捶打」條：「下吳音頂，又都挺反，今取秦音得耿反。」但事實上，據我們的考證，《慧琳音義》也受到《切韻》的影響，例如卷52「捭乳」條：「普耕反，江南音也。」徑注「江南音」。有些注音兼取秦音和吳音，有些注音則乾脆取與《切韻》一致的所謂「吳音」，而不取「秦音」，例如：

倍復 下扶救反。(三三·17) 考《慧琳音義》卷27「無復」條：「下吳音扶救反，秦音馮目反。」此取吳音。

有覆 下孚救反。(六六·4) 覆燾上敷救反。(八五·2) 考《慧琳音義》卷1「覆載」條：「上敷務反，見《韻英》，秦音也。諸字書音為敷救反，吳楚之音也。」「孚救反」同「敷救反」，此取吳楚之音。

浮囊 上音符，又音符尤反。(三·3) 考《慧琳音義》卷4「浮泡」條：「上輔無反……吳音薄謀反。今不取。」又卷7「浮囊」條：「附無反，《玉篇》音扶尤反，陸法言音薄謀反，下二皆吳楚之音也。」「符尤反」同「扶尤反」、「薄謀反」，「符」同「附無反」，此兼取

3 李榮《〈切韻〉與方言》，《語文論衡》第39-44頁，商務印書館1985年。

吳楚之音與秦音。

我慢原阜 阜，扶九反。(二二·12) 堆阜 下扶有反。(二四·13) 堆阜 下浮九反。(三零·17) 堆阜 下浮有反。(三二·12) 龍阜 浮有反。(八八·9) 山阜 浮有反。(九五·2) 考《慧琳音義》卷12「堆阜」條：「下扶久反，吳楚之音也，《韻英》云：『音扶武反。』」又卷41「堆阜」條：「下扶有反，吳楚音也；《韻英》音云扶武反。」「扶九反」、「扶有反」、「浮九反」、「扶久反」音並同，此取吳楚之音。

枹加 上房牛反。(九五·3) 鳴枹 扶謀反。(九九·15) 考《慧琳音義》卷84「枹鼓」條：「上音附牟反，亦音芳無反，並秦音……枹字吳音伏不反，不音福浮反，在尤字韻中，與浮同韻。」此處《慧琳音義》恐有誤，「附牟反」與「伏不反」以及「房牛反」、「扶謀反」均屬尤韻，當是吳音，「芳無反」屬虞韻，當是秦音，此取吳音。

矛 《慧琳音義》卷5「矛矜」條、卷8「茅衣」條、卷9「矛箭」條、卷19「鉞稍」條、卷48「矜矛」條、卷51「矛稍」條、卷60「矛稍」條並云：「莫侯反。」又卷16「矛刺」條、卷62「矛矜」條：「母侯反。」又卷89「矛楯」條：「上質侯反。」卷91「矛盾」條：「母浮反。」考《慧琳音義》卷14「矛稍」條：「上謨侯反。《韻英》云：『暮蒲反。』」「莫侯反」、「母侯反」、「質侯反」並與「謨侯反」相當，此取吳音，未取秦音。

貓同 卯包反，本音苗。(一四·16) 貓狸 傳音也，正音苗。(二四·5) 貓狸 又貓，同亡朝、亡包二反。(七零·8) 考《慧琳音義》卷11「貓兔」條：「上莫包反，江外吳音以為苗字，今不取。」「卯包反」、「亡包反」同「莫包反」，「苗」同「亡朝反」，此兼取吳音、秦音，且以吳音為本音、正音。

觜宿 子移反。(四六·5) 考《慧琳音義》卷17「觜星」條：「子移反，吳音；醉唯反，秦音也。」「觜」字《慧琳音義》他處注音均與秦音同，唯獨此處取吳音而不取秦音。

欬 《慧琳音義》卷14「欬嗽」條：「上開戴反。」又卷16「欬逆」條、卷20「欬嗽」條、卷35「欬嗽」條、同卷「警欬」條、卷36「警欬」條、卷61「警欬」條、卷90「警欬」條、卷96「欬嚏」條、卷100「警欬」條並云：「開愛反。」又卷16「警欬」條：「苦愛反。」又卷26「欬逆」條：「枯戴反。」又卷27「警欬」條：「下苦戴反。」又卷52「欬癢」條：「口代蘇豆反。」又卷84「警欬」條：「下開蓋反。」考《慧琳音義》卷65「氣唼」條：「宜作欬癢，欬音苦代反，江南行此音；又丘既反，山東行此音。」又卷73「氣唼」條：「欬音苦代反，江南行此音也。」據此，則「苦代反」為江南音，而上述「開戴反」、「開愛反」、「苦愛反」、「枯戴反」、「苦戴反」、「口代反」、「開蓋反」均與「苦代反」相同，⁴說明《慧琳音義》取江南音而不取山東音。

篇 《慧琳音義》卷44「如篇」條、卷59「篇上」條、卷60「場篇」條並云：「市緣反。」

4 「欬」之反切下字「代」、「戴」、「愛」均屬代韻，「蓋」屬秦韻，但據黃淬伯先生的研究，《慧琳音義》「代、隊二韻平分秦部」，故「蓋」與「代」、「戴」、「愛」韻類實同。

又卷52「有筭」條：「視專反。」又卷61「筭窞」條：「上述緣反。」又卷62「倉與筭」條：「下垂緣反。」又卷72「如筭」條：「是專反。」考《慧琳音義》卷70「如筭」條：「《蒼韻篇》作圖，同市緣反……江南行此音；又作上仙反，中國行此音也。」又卷74「八筭」條：「市緣反，江南行此音；又上仙反，中國行此音。」「市緣反」與上述「視專反」、「述緣反」、「垂緣反」、「是專反」相同，足證《慧琳音義》此字取江南音，而不取中國音。

渾 《慧琳音義》卷28「牛渾」條：「竹用、都弄二反。」又卷33「渾流」條：「竹用反。」又卷33「乳渾」條：「冢隴〔疑當作籠〕反。」又卷54「擎乳渾」條、卷78「師子渾」條並云：「下斲用反。」又卷57「其渾」條：「冢用反。」又卷74「牛渾」條：「竹用、都洞二反。」考《慧琳音義》卷12「淳渾」：「誅隴反（龍重反）。《說文》云：『乳汁也。』江南見今呼乳汁為渾，去聲。」又卷79「牛渾」條：「冢用反，吳音呼乳汁為渾，今江南見行此音。」「竹用反」、「誅隴反」、「斲用反」均與「冢用反」同音，可見《慧琳音義》此處取江南吳音。

擗 《慧琳音義》卷61「擗惡」條：「上搨耕反。」考《慧琳音義》卷79「擗弱」條：「上搨耕反，吳音。」可知此處《慧琳音義》取吳音。

由以上所舉數例，我們不難看出，《慧琳音義》雖然宣稱「吳音不取」，但在實際的注音中，還是不可避免地受到《切韻》音系的影響，它的不少注音還是免不了取用「吳音」、「江南音」。如果不加考辨地認為《慧琳音義》僅用秦音，恐怕失之武斷。

(四) 有利於對《切韻》音系性質的探討

洪誠先生指出：「不懂得因聲取義，就不懂得前人在常見的字下注音的意義，就必然不能對所注的詞義有正確的理解。讀書要細心，讀音也要細心。注意音讀，纔能正確地理解語言。」⁵洪先生雖然說的是訓詁問題，對語音研究同樣適用。

從總體上講，《慧琳音義》的音韻系統比《切韻》簡單，無論是聲母還是韻母，都有不少地方作了歸併，但我們注意到也有相反的情形，有一些在《切韻》系統中屬於相同的音，在《慧琳音義》的注音中，卻屬於不同的音，這些說明《慧琳音義》除了歸併《切韻》系統的韻類以外，它也有一些韻類分得比《切韻》還細。例如：

苜蓿 上音目……陸氏《切韻》等音莫六反，今不取也。（二九·11）

考《廣韻·屋韻》「苜」字音「莫六切」，與《慧琳音義》所記相同，但「目」字亦音「莫六切」，實與「苜」同音。《箋注本切韻一》（斯二零七一）、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王仁昫刊謬

5 洪誠《訓詁學》第83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年。

6 周祖謨編《唐五代韻書集存》第100、511、605頁，中華書局1983年。

補缺切韻》、北京故宮博物院舊藏《裴務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目、苜」均屬屋韻，同音莫六反。⁶

擗取 上女厄反。《聲類》：「擗，捉也。」《說文》：「按也，從手弱聲。」前者義音為女革反，蓋鄉音，非正音也。（五三·5）

考《箋注本切韻一·麥韻》、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北京故宮博物院舊藏《裴務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厄」音「烏革反」，⁷案：《廣韻》系統革、厄兩字均屬麥韻（梗攝開口二等），「女厄反」、「女革反」應同音，而在慧琳的語音系統中，兩音似有分別。

皆毀 上茲此反，吳音子爾反。（五·14）

在《切韻》系統中，「茲」、「子」同屬精母，「此」、「爾」同屬止攝開口三等紙韻，兩音相同，但在慧琳的語音系統中，兩音似有分別。

雖然到目前為止，我們發現類似的注例還不多，但我們以為，這些注例還是很可寶貴的，或許它透露了十分重要的信息。《切韻》系統之所以十分複雜，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所謂的從分不從合，但這也並不表明《切韻》已經「分析至細」。《玉海》卷45引韋述《集賢記注》：「天寶末，上以自古用韻不甚區分，陸法言《切韻》又未能釐革，乃改撰《韻英》，仍舊為五卷。舊韻四百三十九，新加一百五十一，合五百八〔當作九〕十韻，一萬九千一百七十七字，分折〔當作析〕至細。」⁸說明歷史上確實存在比《切韻》分韻更細的韻書。《慧琳音義》雖然在總體上比《切韻》音系簡單，但也不排除它在個別韻類上分得比《切韻》更細密。⁹而從《切韻》的角度來說，如果它採用更細密的分韻，將使韻類更趨複雜。這是否也從某種程度上說明《切韻》音系絕非單一音系，而更有可能是一個綜合音系。

7 周祖謨編《唐五代韻書集存》第104、520、615頁，中華書局1983年。

8 王應麟《玉海》卷45「唐韻音」條，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7年。

9 《切韻》以前也有韻書在個別韻類上分得比《切韻》還細。《顏氏家訓·音辭篇》：「《韻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為、奇、益、石分作四章。」段玉裁曰：「今《廣韻》為、奇同在五支，益、石同在二十二昔，而《韻集》為、奇別為二韻，益、石別為二韻，故曰分作四章。」周祖謨曰：「案：為奇、益、石分作四章者，蓋《韻集》為、奇不同一韻，益、石不同一韻也。」參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第491-49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